

——

轻雨微凉，湿润了白墙斑驳的小巷和江南旖旎的风光。水乡经过岁月的重重磨砺，一街一道、一屋一桥、一水一船、一草一木、一烟一雾、一声一语……那般错落有致、清幽和煦，散发着来自古时记忆的悠远气息。

一叶小舟劈开清波，将粼粼的光影漾满整条水巷。坐在船头的是名女子，一袭轻如云雾的半袖罗衫，手执一把翠绿的油纸伞，一颦一笑，身姿曼妙。她身侧的楼榭亭台，在水色风光中轻轻摇曳，仿佛为这缥缈悠然的水墨画卷添了活色生香的妙笔。

鳞次栉比的茶馆开在河边。沈晨曦倚窗坐着，看那轻舟穿过五亭桥，在一间挑着两串嫣红灯笼的老店门前泊下。

那女子在水色飘曳里下船，转身进了客棧。

陈默向搭着汗巾的伙计，要了一壶龙井和几样点心。茶用曼生壶盛了，壶型与香气同样清新可人。点心是一碟甜润软糯、入口即化的万三糕，两份皮薄馅嫩、晶莹剔透的三味圆，都是周庄的名品。

陈默抬起头，见晨曦还向窗外望着，随口说：“别看了，她叫樱落。”

晨曦满脸诧异，两道粗黑的眉毛向上挑着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人家可是半个‘网红’。”陈默笑起来，把宽屏手机翻个身，亮在他眼前，“喏，这是‘樱花落尽’的直播，她正在对面的茶楼里，拍周庄的美食。”

晨曦把脸凑近去看，只见那雪色罗衫女子果然立在镜头前，容颜殊色，楚楚动人，脸颊上一丝恬淡，眸眸里三分清冷，肤色却比衣衫还要苍白，像是黛玉般的女子。

“她怎么不像寻常的‘网红’，一点笑模样都没有，哪会有流量？”

“你还是别操心”，陈默夹了块清甜的豆绿色松子糕，慢慢品着，“她啊，半生漂泊，一个可怜人。”

晨曦没接话，以目光为尺，飞速打量着，“从国画构图角度看，她的容貌和身材是天然的工笔，增一分太肥，减一分太瘦。尤其是周身散发的那种恬静从容的气韵，自在画境之外，很难捕捉，却浑然天成。”

“喜欢人家就直说，别找借口。”陈默调笑着说，旋即眉头一皱，轻语道，“只可惜……”

二

从茶楼回来，樱落左侧胸部一直隐隐作痛。她走到窗边的木纹书桌前，拿起那个模样老旧却擦拭一新的保温瓶，想给自己倒口水喝。

瓶子小巧别致，粉红色瓶身上有孔雀尖嘴般的瓶口，是从家乡起就跟着樱落的。今天，却感觉它有些沉重，她握着白色把手想提起，竟十分吃力。

突然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从樱落胸口袭来，像一道闪电贯穿整个胸膛，一直刺入右手指尖。这是第几次了，她记不清。樱落大口喘息着，将不住颤抖的身子，缩进铺着方格棉垫的藤椅里。两行清泪顺着她因痛楚而抽搐着的皎洁面庞，慢慢滑落。

与偶发的突袭不同，胸部持续疼痛和隐隐作痛已是家常便饭，面积也在不断扩大。疼痛有时甚至顺着后背一直绵延到脚跟，同时伴有双腿麻木，这时常让她每走一步都感到灌铅似的沉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和煦而飘摇的春风从木屋八角窗棂外轻轻拂来，像母亲温暖的双手。樱落慢慢抬起头，绛紫色的嘴唇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樱落的童年是在早春一片油菜花海的山乡里度过的，那片金黄是她永远不忍触碰，却充满诗意的生命底色。

她有个很好的妈妈，怀孕期间还在操持家务，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耕作，却在劳累中动了

胎气，让她成了早产儿。她有个狠心的爸爸，嗜赌成性，动不动就打骂妈妈。樱落出生后，爸爸看到是个女孩，对妈妈的打骂变本加厉，甚至想把樱落偷偷卖掉换赌资。

妈妈跟爸爸离了婚，独自把樱落带大。在樱落的记忆里，爸爸从没回来过，只是个风声树影般的空落印记。

慢慢长大的樱落出落成全乡最漂亮的女子，苗条的身子如含苞待放的茜茜亭亭玉立，一双水汪汪的秋瞳像会说话似的，惹人怜爱。樱落高中时，去了县城读书，县艺术团的冯秋梅老师一眼相中了她。于是樱落在课余时间跟着冯老师学了半年昆曲，竟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“名角”。

可惜祸不单行，不幸再次降临到母女俩身上。17岁那年，体弱多病的樱落昏倒在排球课上，经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，或许是孕期营养不良及早产的缘故。母亲带她去北京做了几次手术，花光了家里的钱，病情有所好转，可很快再次加重。满头白发的丈夫耷着头，说樱落活不过20岁，那年，她已经18岁了。

那一年春节，母亲在绝望中精神恍惚，从桥上掉进冰冷刺骨的星江河。尸体被村人打捞上来，停在路旁枝条如鬼魅般伸长的柳树下。

萧瑟晚风从褐红色山沟奔赴而来，吹落寒鸦静默的杳杳黄昏。万家团圆的爆竹声里，樱落真想随妈妈去了，省得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居无定所、身无分文。

三天后，年迈的外公、外婆从西北边陲匆匆赶来，给妈妈下葬。望着他们，樱落于心不忍。自知时日无多，她谢绝了亲人的帮衬，从此放弃治疗，用外婆塞给她为数不多的医药费，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行程。

三

樱落去过层林尽染的富春江，在细雨远处垂怜落红；走过碧波柔波的海棠湾，在春色最浓时沐浴夕阳；穿过白雪皑皑的兴安岭，在莽原之上仰望苍穹；越过狂风怒号的罗布泊，在戈壁深处凝视死亡……为了支付旅行费用，她学会了网络直播，用镜头记录和传递着生命的细微感受。两年的时光飞逝而过，她脆弱的生命如漂泊的浮萍，仿佛随时都会沉没在时光的漩涡中。

三月间，樱落从上海到了水色空蒙的淀山湖。周庄桨声灯影的慢生活，让她似乎找到生命原点，她留了下来。一家留守老人看樱落无依无靠，在南湖岸边为她整理出一方闲置的小院落。每天，她随手记录平静的日子，发到网上。清淡的温情成了她独特的风格，大概，那也是她对世界最后的寄托。

两位留守老人常伯和纪婶，为她的生活和拍摄提供些帮助，有时还参与其中。

就这样，樱落无牵无挂，过着幽静的水乡生活。她穿着亲手缝制的汉服，走过逸飞油画里的双桥，做过阿婆茶必备的咸菜黄、青团子，酿过色味醇美的万三酒，还制过细密坚实而小巧玲珑的竹编。她不用美颜，还是我唱贴旦。”

秋梅团长四十岁年纪，身材高挑而清瘦，生着一双温婉动人的丹凤眼。她把粉盒接过来，疼爱地看着她：“樱落，我们明天就回去了，你以后跟着团里吧。”

樱落从戏服架子上，拾起水袖默然的浅粉色绣花被，思忖片刻，轻声道：“冯老师，如果明年我还在，就回呀。”

四

穿越千年的幽幽渔火，点染着夜周庄的迷离清梦。北市街雕梁画栋的古戏台前，围拢着赏月品茗的游人闲客。戏院门楼外的万三水道上，五颜六色的桥灯和飘摇的船灯，一静一动，伴着节奏舒缓的欸乃桨声，与沿河人家苏州评弹的隐隐琵琶声，等他走后，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。

那时，我在外地工作，十分忙碌，只能尽量利用节假日回去陪伴、照顾父亲，其余时间大多是兄妹们在照料。

父亲去世前一周，因便血不止，再次被送进医院，我只能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。那天，大哥主动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的便血已无法控制，只能靠输血维持，我预感情况不妙。下班后，我赶忙向单位请假，买了当晚九点多的机票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已近深夜十二点。

病房里，父亲双手连着输液管，一边是液体，一边是血泵，身旁还有各种监测生命体征的仪器。看着形容枯槁的父亲，我的泪水瞬间决堤。此时的父亲，时而清醒、时而迷糊，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，却仍顽强地坚持着。母亲告诉我：“为了等你回来见最后一面，我们只能这样撑着。你爸时不时就问你去哪儿了，现在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然而，此时的父亲已认不出我这个儿子了。那些天，母亲和兄妹们片刻不离地守在病房。夜深了，大家简单聊了几句，就找地方去休息了。此时此刻的我静静地守在父亲身旁。病房里格外安静，仪器的滴答声、窗外的风声，还有偶尔传来的护士脚步声，都清晰可闻。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，希望能将自己的体温传递给他，缓解我内心无尽的愧疚……

小时常听父亲讲，我们的祖辈是山西朔州人，早年因兵荒马乱，日子过不下去，逃荒

从容的安然。”

晨曦望着她沉静的神情，像被什么触动，不再说话，从万里之外的时空，看她行如流水的操持。是的，他每次都能从她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里，感受到她口中所言的恬淡而清新的安然。那安然里，一花一叶、万事万物都是轻舞的精灵，那般曼妙美好，那般温柔多情。

樱落柔嫩的手指握着几根竹筷，将糯米片在熬制的糖液里不停搅拌，直到成为一团洁白细腻的面糊，再切成碎丁的金橘蜜饯撒在里面，混合均匀。

“最后一道工序。”樱落向远方的朋友介绍着。她将和着蜜饯的面糊，倒在一层熟糯米粉上，用厨刀切成小块，再把它们灵巧地抖散。

樱落将一枚粉橘软软的糯米糕，放在嘴里慢慢品着，“一股淡淡的橘香，等你回来时，我做给你尝尝。”

“说定了。”晨曦的脸色渐渐舒展。

七

悠悠水乡，画里江南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

樱落腰间一抹士林蓝百褶围裙，走出凉爽的木屋，走过温暖的院落。篱笆墙外的藤木架子上，三面蓝色染布静静沉淀在午后落英缤纷的阳光里，散发着苍蓝根草叶的淡淡清香。

樱落微微眯起眼睛，可以看到暮春的每一道光线，轻轻洒落的姿态；可以听到，新生的每缕缠绵，慢慢滋长的声音。簇簇吐着小小红蕊的合欢花，在她身旁静静绽放；结满一颗颗黄澄澄果实的香橡树，成了她湖畔水边作的鲜活围墙。没有惊喜和新奇，一切不过平淡在天地里的相知和相识，冬藏夏长，春华秋实，她也同样如此。

清风拂来，她就化在这清风里；光影照去，她就融入这光影中。这自然的造化间，花草树木、山川星斗、宇宙万物都被赋予天然的灵动，沧海桑田，星移斗转，仿佛无言无语的守望、无声无息的安然。

樱落子然独立，世间在她青春的身影里，渐渐定格成无限烂漫的桃源。

——

轻雨微凉，湿润了白墙斑驳的小巷和江南旖旎的风光。水乡经过岁月的重重磨砺，一街一道、一屋一桥、一水一船、一草一木、一烟一雾、一声一语……那般错落有致、清幽和煦，散发着来自古时记忆的悠远气息。

一叶小舟劈开清波，将粼粼的光影漾满整条水巷。坐在船头的是名女子，一袭轻如云雾的半袖罗衫，手执一把翠绿的油纸伞，一颦一笑，身姿曼妙。她身侧的楼榭亭台，在水色风光中轻轻摇曳，仿佛为这缥缈悠然的水墨画卷添了活色生香的妙笔。

鳞次栉比的茶馆开在河边。沈晨曦倚窗坐着，看那轻舟穿过五亭桥，在一间挑着两串嫣红灯笼的老店门前泊下。

那女子在水色飘曳里下船，转身进了客棧。

陈默向搭着汗巾的伙计，要了一壶龙井和几样点心。茶用曼生壶盛了，壶型与香气同样清新可人。点心是一碟甜润软糯、入口即化的万三糕，两份皮薄馅嫩、晶莹剔透的三味圆，都是周庄的名品。

陈默抬起头，见晨曦还向窗外望着，随口说：“别看了，她叫樱落。”

晨曦满脸诧异，两道粗黑的眉毛向上挑着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人家可是半个‘网红’。”陈默笑起来，把宽屏手机翻个身，亮在他眼前，“喏，这是‘樱花落尽’的直播，她正在对面的茶楼里，拍周庄的美食。”

晨曦把脸凑近去看，只见那雪色罗衫女子果然立在镜头前，容颜殊色，楚楚动人，脸颊上一丝恬淡，眸眸里三分清冷，肤色却比衣衫还要苍白，像是黛玉般的女子。

“她怎么不像寻常的‘网红’，一点笑模样都没有，哪会有流量？”

“你还是别操心”，陈默夹了块清甜的豆绿色松子糕，慢慢品着，“她啊，半生漂泊，一个可怜人。”

晨曦没接话，以目光为尺，飞速打量着，“从国画构图角度看，她的容貌和身材是天然的工笔，增一分太肥，减一分太瘦。尤其是周身散发的那种恬静从容的气韵，自在画境之外，很难捕捉，却浑然天成。”

“喜欢人家就直说，别找借口。”陈默调笑着说，旋即眉头一皱，轻语道，“只可惜……”

二

从茶楼回来，樱落左侧胸部一直隐隐作痛。她走到窗边的木纹书桌前，拿起那个模样老旧却擦拭一新的保温瓶，想给自己倒口水喝。

瓶子小巧别致，粉红色瓶身上有孔雀尖嘴般的瓶口，是从家乡起就跟着樱落的。今天，却感觉它有些沉重，她握着白色把手想提起，竟十分吃力。

突然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从樱落胸口袭来，像一道闪电贯穿整个胸膛，一直刺入右手指尖。这是第几次了，她记不清。樱落大口喘息着，将不住颤抖的身子，缩进铺着方格棉垫的藤椅里。两行清泪顺着她因痛楚而抽搐着的皎洁面庞，慢慢滑落。

与偶发的突袭不同，胸部持续疼痛和隐隐作痛已是家常便饭，面积也在不断扩大。疼痛有时甚至顺着后背一直绵延到脚跟，同时伴有双腿麻木，这时常让她每走一步都感到灌铅似的沉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和煦而飘摇的春风从木屋八角窗棂外轻轻拂来，像母亲温暖的双手。樱落慢慢抬起头，绛紫色的嘴唇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樱落的童年是在早春一片油菜花海的山乡里度过的，那片金黄是她永远不忍触碰，却充满诗意的生命底色。

她有个很好的妈妈，怀孕期间还在操持家务，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耕作，却在劳累中动了

胎气，让她成了早产儿。她有个狠心的爸爸，嗜赌成性，动不动就打骂妈妈。樱落出生后，爸爸看到是个女孩，对妈妈的打骂变本加厉，甚至想把樱落偷偷卖掉换赌资。

妈妈跟爸爸离了婚，独自把樱落带大。在樱落的记忆里，爸爸从没回来过，只是个风声树影般的空落印记。

慢慢长大的樱落出落成全乡最漂亮的女子，苗条的身子如含苞待放的茜茜亭亭玉立，一双水汪汪的秋瞳像会说话似的，惹人怜爱。樱落高中时，去了县城读书，县艺术团的冯秋梅老师一眼相中了她。于是樱落在课余时间跟着冯老师学了半年昆曲，竟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“名角”。

可惜祸不单行，不幸再次降临到母女俩身上。17岁那年，体弱多病的樱落昏倒在排球课上，经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，或许是孕期营养不良及早产的缘故。母亲带她去北京做了几次手术，花光了家里的钱，病情有所好转，可很快再次加重。满头白发的丈夫耷着头，说樱落活不过20岁，那年，她已经18岁了。

那一年春节，母亲在绝望中精神恍惚，从桥上掉进冰冷刺骨的星江河。尸体被村人打捞上来，停在路旁枝条如鬼魅般伸长的柳树下。

萧瑟晚风从褐红色山沟奔赴而来，吹落寒鸦静默的杳杳黄昏。万家团圆的爆竹声里，樱落真想随妈妈去了，省得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居无定所、身无分文。

三天后，年迈的外公、外婆从西北边陲匆匆赶来，给妈妈下葬。望着他们，樱落于心不忍。自知时日无多，她谢绝了亲人的帮衬，从此放弃治疗，用外婆塞给她为数不多的医药费，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行程。

樱落去过层林尽染的富春江，在细雨远处垂怜落红；走过碧波柔波的海棠湾，在春色最浓时沐浴夕阳；穿过白雪皑皑的兴安岭，在莽原之上仰望苍穹；越过狂风怒号的罗布泊，在戈壁深处凝视死亡……为了支付旅行费用，她学会了网络直播，用镜头记录和传递着生命的细微感受。两年的时光飞逝而过，她脆弱的生命如漂泊的浮萍，仿佛随时都会沉没在时光的漩涡中。

三月间，樱落从上海到了水色空蒙的淀山湖。周庄桨声灯影的慢生活，让她似乎找到生命原点，她留了下来。一家留守老人看樱落无依无靠，在南湖岸边为她整理出一方闲置的小院落。每天，她随手记录平静的日子，发到网上。清淡的温情成了她独特的风格，大概，那也是她对世界最后的寄托。

两位留守老人常伯和纪婶，为她的生活和拍摄提供些帮助，有时还参与其中。

就这样，樱落无牵无挂，过着幽静的水乡生活。她穿着亲手缝制的汉服，走过逸飞油画里的双桥，做过阿婆茶必备的咸菜黄、青团子，酿过色味醇美的万三酒，还制过细密坚实而小巧玲珑的竹编。她不用美颜，还是我唱贴旦。”

秋梅团长四十岁年纪，身材高挑而清瘦，生着一双温婉动人的丹凤眼。她把粉盒接过来，疼爱地看着她：“樱落，我们明天就回去了，你以后跟着团里吧。”

樱落从戏服架子上，拾起水袖默然的浅粉色绣花被，思忖片刻，轻声道：“冯老师，如果明年我还在，就回呀。”

四

穿越千年的幽幽渔火，点染着夜周庄的迷离清梦。北市街雕梁画栋的古戏台前，围拢着赏月品茗的游人闲客。戏院门楼外的万三水道上，五颜六色的桥灯和飘摇的船灯，一静一动，伴着节奏舒缓的欸乃桨声，与沿河人家苏州评弹的隐隐琵琶声，等他走后，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。

那时，我在外地工作，十分忙碌，只能尽量利用节假日回去陪伴、照顾父亲，其余时间大多是兄妹们在照料。

父亲去世前一周，因便血不止，再次被送进医院，我只能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。那天，大哥主动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的便血已无法控制，只能靠输血维持，我预感情况不妙。下班后，我赶忙向单位请假，买了当晚九点多的机票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已近深夜十二点。

病房里，父亲双手连着输液管，一边是液体，一边是血泵，身旁还有各种监测生命体征的仪器。看着形容枯槁的父亲，我的泪水瞬间决堤。此时的父亲，时而清醒、时而迷糊，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，却仍顽强地坚持着。母亲告诉我：“为了等你回来见最后一面，我们只能这样撑着。你爸时不时就问你去哪儿了，现在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然而，此时的父亲已认不出我这个儿子了。那些天，母亲和兄妹们片刻不离地守在病房。夜深了，大家简单聊了几句，就找地方去休息了。此时此刻的我静静地守在父亲身旁。病房里格外安静，仪器的滴答声、窗外的风声，还有偶尔传来的护士脚步声，都清晰可闻。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，希望能将自己的体温传递给他，缓解我内心无尽的愧疚……

小时常听父亲讲，我们的祖辈是山西朔州人，早年因兵荒马乱，日子过不下去，逃荒

从容的安然。”

晨曦望着她沉静的神情，像被什么触动，不再说话，从万里之外的时空，看她行如流水的操持。是的，他每次都能从她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里，感受到她口中所言的恬淡而清新的安然。那安然里，一花一叶、万事万物都是轻舞的精灵，那般曼妙美好，那般温柔多情。

樱落柔嫩的手指握着几根竹筷，将糯米片在熬制的糖液里不停搅拌，直到成为一团洁白细腻的面糊，再切成碎丁的金橘蜜饯撒在里面，混合均匀。

“最后一道工序。”樱落向远方的朋友介绍着。她将和着蜜饯的面糊，倒在一层熟糯米粉上，用厨刀切成小块，再把它们灵巧地抖散。

樱落将一枚粉橘软软的糯米糕，放在嘴里慢慢品着，“一股淡淡的橘香，等你回来时，我做给你尝尝。”

“说定了。”晨曦的脸色渐渐舒展。

七

悠悠水乡，画里江南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

樱落腰间一抹士林蓝百褶围裙，走出凉爽的木屋，走过温暖的院落。篱笆墙外的藤木架子上，三面蓝色染布静静沉淀在午后落英缤纷的阳光里，散发着苍蓝根草叶的淡淡清香。

樱落微微眯起眼睛，可以看到暮春的每一道光线，轻轻洒落的姿态；可以听到，新生的每缕缠绵，慢慢滋长的声音。簇簇吐着小小红蕊的合欢花，在她身旁静静绽放；结满一颗颗黄澄澄果实的香橡树，成了她湖畔水边作的鲜活围墙。没有惊喜和新奇，一切不过平淡在天地里的相知和相识，冬藏夏长，春华秋实，她也同样如此。

清风拂来，她就化在这清风里；光影照去，她就融入这光影中。这自然的造化间，花草树木、山川星斗、宇宙万物都被赋予天然的灵动，沧海桑田，星移斗转，仿佛无言无语的守望、无声无息的安然。

樱落子然独立，世间在她青春的身影里，渐渐定格成无限烂漫的桃源。

——

轻雨微凉，湿润了白墙斑驳的小巷和江南旖旎的风光。水乡经过岁月的重重磨砺，一街一道、一屋一桥、一水一船、一草一木、一烟一雾、一声一语……那般错落有致、清幽和煦，散发着来自古时记忆的悠远气息。

一叶小舟劈开清波，将粼粼的光影漾满整条水巷。坐在船头的是名女子，一袭轻如云雾的半袖罗衫，手执一把翠绿的油纸伞，一颦一笑，身姿曼妙。她身侧的楼榭亭台，在水色风光中轻轻摇曳，仿佛为这缥缈悠然的水墨画卷添了活色生香的妙笔。

鳞次栉比的茶馆开在河边。沈晨曦倚窗坐着，看那轻舟穿过五亭桥，在一间挑着两串嫣红灯笼的老店门前泊下。

那女子在水色飘曳里下船，转身进了客棧。

陈默向搭着汗巾的伙计，要了一壶龙井和几样点心。茶用曼生壶盛了，壶型与香气同样清新可人。点心是一碟甜润软糯、入口即化的万三糕，两份皮薄馅嫩、晶莹剔透的三味圆，都是周庄的名品。

陈默抬起头，见晨曦还向窗外望着，随口说：“别看了，她叫樱落。”

晨曦满脸诧异，两道粗黑的眉毛向上挑着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人家可是半个‘网红’。”陈默笑起来，把宽屏手机翻个身，亮在他眼前，“喏，这是‘樱花落尽’的直播，她正在对面的茶楼里，拍周庄的美食。”

晨曦把脸凑近去看，只见那雪色罗衫女子果然立在镜头前，容颜殊色，楚楚动人，脸颊上一丝恬淡，眸眸里三分清冷，肤色却比衣衫还要苍白，像是黛玉般的女子。

“她怎么不像寻常的‘网红’，一点笑模样都没有，哪会有流量？”

“你还是别操心”，陈默夹了块清甜的豆绿色松子糕，慢慢品着，“她啊，半生漂泊，一个可怜人。”

晨曦没接话，以目光为尺，飞速打量着，“从国画构图角度看，她的容貌和身材是天然的工笔，增一分太肥，减一分太瘦。尤其是周身散发的那种恬静从容的气韵，自在画境之外，很难捕捉，却浑然天成。”

“喜欢人家就直说，别找借口。”陈默调笑着说，旋即眉头一皱，轻语道，“只可惜……”

二

从茶楼回来，樱落左侧胸部一直隐隐作痛。她走到窗边的木纹书桌前，拿起那个模样老旧却擦拭一新的保温瓶，想给自己倒口水喝。

瓶子小巧别致，粉红色瓶身上有孔雀尖嘴般的瓶口，是从家乡起就跟着樱落的。今天，却感觉它有些沉重，她握着白色把手想提起，竟十分吃力。

突然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从樱落胸口袭来，像一道闪电贯穿整个胸膛，一直刺入右手指尖。这是第几次了，她记不清。樱落大口喘息着，将不住颤抖的身子，缩进铺着方格棉垫的藤椅里。两行清泪顺着她因痛楚而抽搐着的皎洁面庞，慢慢滑落。

与偶发的突袭不同，胸部持续疼痛和隐隐作痛已是家常便饭，面积也在不断扩大。疼痛有时甚至顺着后背一直绵延到脚跟，同时伴有双腿麻木，这时常让她每走一步都感到灌铅似的沉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和煦而飘摇的春风从木屋八角窗棂外轻轻拂来，像母亲温暖的双手。樱落慢慢抬起头，绛紫色的嘴唇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樱落的童年是在早春一片油菜花海的山乡里度过的，那片金黄是她永远不忍触碰，却充满诗意的生命底色。

她有个很好的妈妈，怀孕期间还在操持家务，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耕作，却在劳累中动了

胎气，让她成了早产儿。她有个狠心的爸爸，嗜赌成性，动不动就打骂妈妈。樱落出生后，爸爸看到是个女孩，对妈妈的打骂变本加厉，甚至想把樱落偷偷卖掉换赌资。

妈妈跟爸爸离了婚，独自把樱落带大。在樱落的记忆里，爸爸从没回来过，只是个风声树影般的空落印记。

慢慢长大的樱落出落成全乡最漂亮的女子，苗条的身子如含苞待放的茜茜亭亭玉立，一双水汪汪的秋瞳像会说话似的，惹人怜爱。樱落高中时，去了县城读书，县艺术团的冯秋梅老师一眼相中了她。于是樱落在课余时间跟着冯老师学了半年昆曲，竟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“名角”。

可惜祸不单行，不幸再次降临到母女俩身上。17岁那年，体弱多病的樱落昏倒在排球课上，经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，或许是孕期营养不良及早产的缘故。母亲带她去北京做了几次手术，花光了家里的钱，病情有所好转，可很快再次加重。满头白发的丈夫耷着头，说樱落活不过20岁，那年，她已经18岁了。

那一年春节，母亲在绝望中精神恍惚，从桥上掉进冰冷刺骨的星江河。尸体被村人打捞上来，停在路旁枝条如鬼魅般伸长的柳树下。

萧瑟晚风从褐红色山沟奔赴而来，吹落寒鸦静默的杳杳黄昏。万家团圆的爆竹声里，樱落真想随妈妈去了，省得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居无定所、身无分文。

三天后，年迈的外公、外婆从西北边陲匆匆赶来，给妈妈下葬。望着他们，樱落于心不忍。自知时日无多，她谢绝了亲人的帮衬，从此放弃治疗，用外婆塞给她为数不多的医药费，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行程。

樱落去过层林尽染的富春江，在细雨远处垂怜落红；走过碧波柔波的海棠湾，在春色最浓时沐浴夕阳；穿过白雪皑皑的兴安岭，在莽原之上仰望苍穹；越过狂风怒号的罗布泊，在戈壁深处凝视死亡……为了支付旅行费用，她学会了网络直播，用镜头记录和传递着生命的细微感受。两年的时光飞逝而过，她脆弱的生命如漂泊的浮萍，仿佛随时都会沉没在时光的漩涡中。

三月间，樱落从上海到了水色空蒙的淀山湖。周庄桨声灯影的慢生活，让她似乎找到生命原点，她留了下来。一家留守老人看樱落无依无靠，在南湖岸边为她整理出一方闲置的小院落。每天，她随手记录平静的日子，发到网上。清淡的温情成了她独特的风格，大概，那也是她对世界最后的寄托。

两位留守老人常伯和纪婶，为她的生活和拍摄提供些帮助，有时还参与其中。

就这样，樱落无牵无挂，过着幽静的水乡生活。她穿着亲手缝制的汉服，走过逸飞油画里的双桥，做过阿婆茶必备的咸菜黄、青团子，酿过色味醇美的万三酒，还制过细密坚实而小巧玲珑的竹编。她不用美颜，还是我唱贴旦。”

秋梅团长四十岁年纪，身材高挑而清瘦，生着一双温婉动人的丹凤眼。她把粉盒接过来，疼爱地看着她：“樱落，我们明天就回去了，你以后跟着团里吧。”

樱落从戏服架子上，拾起水袖默然的浅粉色绣花被，思忖片刻，轻声道：“冯老师，如果明年我还在，就回呀。”

四

穿越千年的幽幽渔火，点染着夜周庄的迷离清梦。北市街雕梁画栋的古戏台前，围拢着赏月品茗的游人闲客。戏院门楼外的万三水道上，五颜六色的桥灯和飘摇的船灯，一静一动，伴着节奏舒缓的欸乃桨声，与沿河人家苏州评弹的隐隐琵琶声，等他走后，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。

那时，我在外地工作，十分忙碌，只能尽量利用节假日回去陪伴、照顾父亲，其余时间大多是兄妹们在照料。

父亲去世前一周，因便血不止，再次被送进医院，我只能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。那天，大哥主动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的便血已无法控制，只能靠输血维持，我预感情况不妙。下班后，我赶忙向单位请假，买了当晚九点多的机票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已近深夜十二点。

病房里，父亲双手连着输液管，一边是液体，一边是血泵，身旁还有各种监测生命体征的仪器。看着形容枯槁的父亲，我的泪水瞬间决堤。此时的父亲，时而清醒、时而迷糊，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，却仍顽强地坚持着。母亲告诉我：“为了等你回来见最后一面，我们只能这样撑着。你爸时不时就问你去哪儿了，现在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然而，此时的父亲已认不出我这个儿子了。那些天，母亲和兄妹们片刻不离地守在病房。夜深了，大家简单聊了几句，就找地方去休息了。此时此刻的我静静地守在父亲身旁。病房里格外安静，仪器的滴答声、窗外的风声，还有偶尔传来的护士脚步声，都清晰可闻。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，希望能将自己的体温传递给他，缓解我内心无尽的愧疚……

小时常听父亲讲，我们的祖辈是山西朔州人，早年因兵荒马乱，日子过不下去，逃荒

从容的安然。”

晨曦望着她沉静的神情，像被什么触动，不再说话，从万里之外的时空，看她行如流水的操持。是的，他每次都能从她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里，感受到她口中所言的恬淡而清新的安然。那安然里，一花一叶、万事万物都是轻舞的精灵，那般曼妙美好，那般温柔多情。

樱落柔嫩的手指握着几根竹筷，将糯米片在熬制的糖液里不停搅拌，直到成为一团洁白细腻的面糊，再切成碎丁的金橘蜜饯撒在里面，混合均匀。

“最后一道工序。”樱落向远方的朋友介绍着。她将和着蜜饯的面糊，倒在一层熟糯米粉上，用厨刀切成小块，再把它们灵巧地抖散。

樱落将一枚粉橘软软的糯米糕，放在嘴里慢慢品着，“一股淡淡的橘香，等你回来时，我做给你尝尝。”

“说定了。”晨曦的脸色渐渐舒展。

七

悠悠水乡，画里江南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

樱落腰间一抹士林蓝百褶围裙，走出凉爽的木屋，走过温暖的院落。篱笆墙外的藤木架子上，三面蓝色染布静静沉淀在午后落英缤纷的阳光里，散发着苍蓝根草叶的淡淡清香。

樱落微微眯起眼睛，可以看到暮春的每一道光线，轻轻洒落的姿态；可以听到，新生的每缕缠绵，慢慢滋长的声音。簇簇吐着小小红蕊的合欢花，在她身旁静静绽放；结满一颗颗黄澄澄果实的香橡树，成了她湖畔水边作的鲜活围墙。没有惊喜和新奇，一切不过平淡在天地里的相知和相识，冬藏夏长，春华秋实，她也同样如此。

清风拂来，她就化在这清风里；光影照去，她就融入这光影中。这自然的造化间，花草树木、山川星斗、宇宙万物都被赋予天然的灵动，沧海桑田，星移斗转，仿佛无言无语的守望、无声无息的安然。

樱落子然独立，世间在她青春的身影里，渐渐定格成无限烂漫的桃源。

——

轻雨微凉，湿润了白墙斑驳的小巷和江南旖旎的风光。水乡经过岁月的重重磨砺，一街一道、一屋一桥、一水一船、一草一木、一烟一雾、一声一语……那般错落有致、清幽和煦，散发着来自古时记忆的悠远气息。

一叶小舟劈开清波，将粼粼的光影漾满整条水巷。坐在船头的是名女子，一袭轻如云雾的半袖罗衫，手执一把翠绿的油纸伞，一颦一笑，身姿曼妙。她身侧的楼榭亭台，在水色风光中轻轻摇曳，仿佛为这缥缈悠然的水墨画卷添了活色生香的妙笔。

鳞次栉比的茶馆开在河边。沈晨曦倚窗坐着，看那轻舟穿过五亭桥，在一间挑着两串嫣红灯笼的老店门前泊下。

那女子在水色飘曳里下船，转身进了客棧。

陈默向搭着汗巾的伙计，要了一壶龙井和几样点心。茶用曼生壶盛了，壶型与香气同样清新可人。点心是一碟甜润软糯、入口即化的万三糕，两份皮薄馅嫩、晶莹剔透的三味圆，都是周庄的名品。

陈默抬起头，见晨曦还向窗外望着，随口说：“别看了，她叫樱落。”

晨曦满脸诧异，两道粗黑的眉毛向上挑着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人家可是半个‘网红’。”陈默笑起来，把宽屏手机翻个身，亮在他眼前，“喏，这是‘樱花落尽’的直播，她正在对面的茶楼里，拍周庄的美食。”

晨曦把脸凑近去看，只见那雪色罗衫女子果然立在镜头前，容颜殊色，楚楚动人，脸颊上一丝恬淡，眸眸里三分清冷，肤色却比衣衫还要苍白，像是黛玉般的女子。

“她怎么不像寻常的‘网红’，一点笑模样都没有，哪会有流量？”

“你还是别操心”，陈默夹了块清甜的豆绿色松子糕，慢慢品着，“她啊，半生漂泊，一个可怜人。”

晨曦没接话，以目光为尺，飞速打量着，“从国画构图角度看，她的容貌和身材是天然的工笔，增一分太肥，减一分太瘦。尤其是周身散发的那种恬静从容的气韵，自在画境之外，很难捕捉，却浑然天成。”

“喜欢人家就直说，别找借口。”陈默调笑着说，旋即眉头一皱，轻语道，“只可惜……”

二

从茶楼回来，樱落左侧胸部一直隐隐作痛。她走到窗边的木纹书桌前，拿起那个模样老旧却擦拭一新的保温瓶，想给自己倒口水喝。

瓶子小巧别致，粉红色瓶身上有孔雀尖嘴般的瓶口，是从家乡起就跟着樱落的。今天，却感觉它有些沉重，她握着白色把手想提起，竟十分吃力。

突然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从樱落胸口袭来，像一道闪电贯穿整个胸膛，一直刺入右手指尖。这是第几次了，她记不清。樱落大口喘息着，将不住颤抖的身子，缩进铺着方格棉垫的藤椅里。两行清泪顺着她因痛楚而抽搐着的皎洁面庞，慢慢滑落。

与偶发的突袭不同，胸部持续疼痛和隐隐作痛已是家常便饭，面积也在不断扩大。疼痛有时甚至顺着后背一直绵延到脚跟，同时伴有双腿麻木，这时常让她每走一步都感到灌铅似的沉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和煦而飘摇的春风从木屋八角窗棂外轻轻拂来，像母亲温暖的双手。樱落慢慢抬起头，绛紫色的嘴唇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樱落的童年是在早春一片油菜花海的山乡里度过的，那片金黄是她永远不忍触碰，却充满诗意的生命底色。

她有个很好的妈妈，怀孕期间还在操持家务，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耕作，却在劳累中动了

胎气，让她成了早产儿。她有个狠心的爸爸，嗜赌成性，动不动就打骂妈妈。樱落出生后，爸爸看到是个女孩，对妈妈的打骂变本加厉，甚至想把樱落偷偷卖掉换赌资。

妈妈跟爸爸离了婚，独自把樱落带大。在樱落的记忆里，爸爸从没回来过，只是个风声树影般的空落印记。

慢慢长大的樱落出落成全乡最漂亮的女子，苗条的身子如含苞待放的茜茜亭亭玉立，一双水汪汪的秋瞳像会说话似的，惹人怜爱。樱落高中时，去了县城读书，县艺术团的冯秋梅老师一眼相中了她。于是樱落在课余时间跟着冯老师学了半年昆曲，竟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“名角”。

可惜祸不单行，不幸再次降临到母女俩身上。17岁那年，体弱多病的樱落昏倒在排球课上，经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，或许是孕期营养不良及早产的缘故。母亲带她去北京做了几次手术，花光了家里的钱，病情有所好转，可很快再次加重。满头白发的丈夫耷着头，说樱落活不过20岁，那年，她已经18岁了。

那一年春节，母亲在绝望中精神恍惚，从桥上掉进冰冷刺骨的星江河。尸体被村人打捞上来，停在路旁枝条如鬼魅般伸长的柳树下。

萧瑟晚风从褐红色山沟奔赴而来，吹落寒鸦静默的杳杳黄昏。万家团圆的爆竹声里，樱落真想随妈妈去了，省得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居无定所、身无分文。

三天后，年迈的外公、外婆从西北边陲匆匆赶来，给妈妈下葬。望着他们，樱落于心不忍。自知时日无多，她谢绝了亲人的帮衬，从此放弃治疗，用外婆塞给她为数不多的医药费，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行程。

樱落去过层林尽染的富春江，在细雨远处垂怜落红；走过碧波柔波的海棠湾，在春色最浓时沐浴夕阳；穿过白雪皑皑的兴安岭，在莽原之上仰望苍穹；越过狂风怒号的罗布泊，在戈壁深处凝视死亡……为了支付旅行费用，她学会了网络直播，用镜头记录和传递着生命的细微感受。两年的时光飞逝而过，她脆弱的生命如漂泊的浮萍，仿佛随时都会沉没在时光的漩涡中。

三月间，樱落从上海到了水色空蒙的淀山湖。周庄桨声灯影的慢生活，让她似乎找到生命原点，她留了下来。一家留守老人看樱落无依无靠，在南湖岸边为她整理出一方闲置的小院落。每天，她随手记录平静的日子，发到网上。清淡的温情成了她独特的风格，大概，那也是她对世界最后的寄托。

两位留守老人常伯和纪婶，为她的生活和拍摄提供些帮助，有时还参与其中。

就这样，樱落无牵无挂，过着幽静的水乡生活。她穿着亲手缝制的汉服，走过逸飞油画里的双桥，做过阿婆茶必备的咸菜黄、青团子，酿过色味醇美的万三酒，还制过细密坚实而小巧玲珑的竹编。她不用美颜，还是我唱贴旦。”

秋梅团长四十岁年纪，身材高挑而清瘦，生着一双温婉动人的丹凤眼。她把粉盒接过来，疼爱地看着她：“樱落，我们明天就回去了，你以后跟着团里吧。”

樱落从戏服架子上，拾起水袖默然的浅粉色绣花被，思忖片刻，轻声道：“冯老师，如果明年我还在，就回呀。”

四

穿越千年的幽幽渔火，点染着夜周庄的迷离清梦。北市街雕梁画栋的古戏台前，围拢着赏月品茗的游人闲客。戏院门楼外的万三水道上，五颜六色的桥灯和飘摇的船灯，一静一动，伴着节奏舒缓的欸乃桨声，与沿河人家苏州评弹的隐隐琵琶声，等他走后，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。

那时，我在外地工作，十分忙碌，只能尽量利用节假日回去陪伴、照顾父亲，其余时间大多是兄妹们在照料。

父亲去世前一周，因便血不止，再次被送进医院，我只能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。那天，大哥主动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的便血已无法控制，只能靠输血维持，我预感情况不妙。下班后，我赶忙向单位请假，买了当晚九点多的机票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已近深夜十二点。

病房里，父亲双手连着输液管，一边是液体，一边是血泵，身旁还有各种监测生命体征的仪器。看着形容枯槁的父亲，我的泪水瞬间决堤。此时的父亲，时而清醒、时而迷糊，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，却仍顽强地坚持着。母亲告诉我：“为了等你回来见最后一面，我们只能这样撑着。你爸时不时就问你去哪儿了，现在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然而，此时的父亲已认不出我这个儿子了。那些天，母亲和兄妹们片刻不离地守在病房。夜深了，大家简单聊了几句，就找地方去休息了。此时此刻的我静静地守在父亲身旁。病房里格外安静，仪器的滴答声、窗外的风声，还有偶尔传来的护士脚步声，都清晰可闻。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，希望能将自己的体温传递给他，缓解我内心无尽的愧疚……

小时常听父亲讲，我们的祖辈是山西朔州人，早年因兵荒马乱，日子过不下去，逃荒

从容的安然。”

晨曦望着她沉静的神情，像被什么触动，不再说话，从万里之外的时空，看她行如流水的操持。是的，他每次都能从她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里，感受到她口中所言的恬淡而清新的安然。那安然里，一花一叶、万事万物都是轻舞的精灵，那般曼妙美好，那般温柔多情。

樱落柔嫩的手指握着几根竹筷，将糯米片在熬制的糖液里不停搅拌，直到成为一团洁白细腻的面糊，再切成碎丁的金橘蜜饯撒在里面，混合均匀。

“最后一道工序。”樱落向远方的朋友介绍着。她将和着蜜饯的面糊，倒在一层熟糯米粉上，用厨刀切成小块，再把它们灵巧地抖散。

樱落将一枚粉橘软软的糯米糕，放在嘴里慢慢品着，“一股淡淡的橘香，等你回来时，我做给你尝尝。”

“说定了。”晨曦的脸色渐渐舒展。

七

悠悠水乡，画里江南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

樱落腰间一抹士林蓝百褶围裙，走出凉爽的木屋，走过温暖的院落。篱笆墙外的藤木架子上，三面蓝色染布静静沉淀在午后落英缤纷的阳光里，散发着苍蓝根草叶的淡淡清香。

樱落微微眯起眼睛，可以看到暮春的每一道光线，轻轻洒落的姿态；可以听到，新生的每缕缠绵，慢慢滋长的声音。簇簇吐着小小红蕊的合欢花，在她身旁静静绽放；结满一颗颗黄澄澄果实的香橡树，成了她湖畔水边作的鲜活围墙。没有惊喜和新奇，一切不过平淡在天地里的相知和相识，冬藏夏长，春华秋实，她也同样如此。

清风拂来，她就化在这清风里；光影照去，她就融入这光影中。这自然的造化间，花草树木、山川星斗、宇宙万物都被赋予天然的灵动，沧海桑田，星移斗转，仿佛无言无语的守望、无声无息的安然。

樱落子然独立，世间在她青春的身影里，渐渐定格成无限烂漫的桃源。

——

轻雨微凉，湿润了白墙斑驳的小巷和江南旖旎的风光。水乡经过岁月的重重磨砺，一街一道、一屋一桥、一水一船、一草一木、一烟一雾、一声一语……那般错落有致、清幽和煦，散发着来自古时记忆的悠远气息。

一叶小舟劈开清波，将粼粼的光影漾满整条水巷。坐在船头的是名女子，一袭轻如云雾的半袖罗衫，手执一把翠绿的油纸伞，一颦一笑，身姿曼妙。她身侧的楼榭亭台，在水色风光中轻轻摇曳，仿佛为这缥缈悠然的水墨画卷添了活色生香的妙笔。

鳞次栉比的茶馆开在河边。沈晨曦倚窗坐着，看那轻舟穿过五亭桥，在一间挑着两串嫣红灯笼的老店门前泊下。

那女子在水色飘曳里下船，转身进了客棧。

陈默向搭着汗巾的伙计，要了一壶龙井和几样点心。茶用曼生壶盛了，壶型与香气同样清新可人。点心是一碟甜润软糯、入口即化的万三糕，两份皮薄馅嫩、晶莹剔透的三味圆，都是周庄的名品。

陈默抬起头，见晨曦还向窗外望着，随口说：“别看了，她叫樱落。”

晨曦满脸诧异，两道粗黑的眉毛向上挑着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人家可是半个‘网红’。”陈默笑起来，把宽屏手机翻个身，亮在他眼前，“喏，这是‘樱花落尽’的直播，她正在对面的茶楼里，拍